

中国首部

大河清 河帅

DAQINGHESHUAI

王华 王卓彦 著



反映河道总督主导治理黄河真实历史的长篇纪实小说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中国首部

大河清 河帅

反映河道总督主导治理黄河真实历史的长篇纪实小说

DAOINGHESHUAI

王华 王卓彦 著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方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清河帅 / 王华, 王卓彦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2.5
ISBN 978-7-5378-3713-2

I. ①大… II. ①王…②王… III. ①纪实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84566号

书 名: 大清河帅

著 者: 王 华 王卓彦

责任编辑: 郭 松

封面设计: 太原市苹果数码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5628697 (发行中心)
0351—5628688 (总编办公室)

传 真: 0351—5628680

E-mail: bywychs@163.com

网 址: <http://www.bywy.com>

印刷装订: 山西臣功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38

字 数: 500千字

版 次: 2012年10月 第1版

印 次: 2013年01月 太原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3713-2

定 价: 45.00元

請母校東財

惠存

王集
2013



目 录

第 一 章	幼年立志治黄河 祖孙举家捐治水	001
第 二 章	盛世余晖现颓势 官场初涉拜知州	017
第 三 章	幼年丧母苦作砺 北岳抒怀诗言志	035
第 四 章	科举险途遇伯乐 拔贡乡试夺魁元	054
第 五 章	治世锦言惊州堂 关栗结盟添虎翼	070
第 六 章	月皎陪伴赴院试 金榜题名拜恩师	087
第 七 章	太师府第惊大儒 惊涛骇浪识渠成	102
第 八 章	滑县核灾巡抚喜 黄河抢险朝廷赏	118
第 九 章	微服赴任化民怨 温县除恶建书院	133
第 十 章	为民请命交乌纱 真诚做事感上司	147
第 十 一 章	惩恶扬善解民忧 禁赌植树兴水利	161
第 十 二 章	清慎廉明论官道 忠孝仁和寄情思	177
第 十 三 章	真诚换得万民伞 潜心治理黄河患	189
第 十 四 章	抵押顶戴开官仓 忘却生死战瘟疫	200
第 十 五 章	黄河肆虐毁宁陵 标本兼治战黄患	211
第 十 六 章	知县举债葬亡父 恩爱纠结守信义	225
第 十 七 章	甘为苍生忘安危 愧对红颜望长天	244
第 十 八 章	运用妙方筑大堤 驱散瘟疫染重疾	262
第 十 九 章	歹人暗算丢顶戴 黄河咆哮搏激流	279
第 二 十 章	恩威并举剿捻军 德才兼备荐朝廷	294



第二十一章	祭祖敬师怀感恩 除暴安民祭包公	307
第二十二章	秉公执法断冤案 激浊扬清留美名	326
第二十三章	尊君爱民严律己 捐学重教广积粮	337
第二十四章	道光连召师生待 强疏运河漕运畅	354
第二十五章	朴园少穆会荆楚 济世救民谋中兴	368
第二十六章	诤友论道长江岸 双雄惩贪荆州堤	377
第二十七章	播仁施爱传忠孝 治水禁烟奏道光	391
第二十八章	舍生封堵黄河水 倾囊抚恤殉职兵	408
第二十九章	传承民俗护放赦 欢度元宵遭凶险	419
第三十章	祈福天下祭中岳 主持乡试选栋梁	434
第三十一章	道光破格降重任 王鼎暗访任河督	448
第三十二章	巡查黄河订方略 惩治贪腐惊天地	466
第三十三章	阁老奉旨辨忠奸 沈廉玩火赴黄泉	480
第三十四章	河兵嗜烟失战力 抛砖抢险显奇功	494
第三十五章	殚精竭虑尽职守 禁烟治水训河兵	510
第三十六章	自费银两烧河砖 抛砖筑坝成大梦	524
第三十七章	河砖堵住贪财道 朝野骤起禁绝声	535
第三十八章	抛砖筑坝安黄河 参奏御史斥张坦	551
第三十九章	统筹兼顾疏运河 言传身教传家风	561
第四十章	鞠躬尽瘁花甲人 以身殉职胡家屯	580
	后 记	591
	跋	593



幼年立志治黄河 祖孙举家捐治水

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农历八月二十日深夜。北岳恒山脚下的浑源州,夜深人静,月牙儿西斜。一个小四合院的西正屋正亮着灯,屋子里不断传出女人们杂乱的喊叫声。两个男人的影子不安地在院里晃来晃去。

突然,屋子里传出一阵婴儿哭啼声,显得格外清脆。一个中年女人惊喜地说:“生了,生了。太好了,是个男孩!”

院子里一个男人靠近另一个男人激动地说:“栗家有后了,栗家的香火有人接替了。”

另一个男人靠近那个说话的男子,连连点头,高兴地说:“爹,这是您的长孙,您得好好给孩子起个名字。”

那个当爹的男人嘿嘿一笑:“那当然了。长子长孙,爷爷的命根。爹早已想好了,这孩子就叫栗毓美,字朴园。”

一转眼,六年过去了。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初夏,栗毓美已经是恒麓书院的一名学子了。

位于浑源城东的恒麓书院是塞北的著名书院,规模不大,但建筑考究,治学严谨,几度辉煌,历史上曾造就了金代右丞相苏保衡、金代状元刘摅、元代工部尚书公孙亮……苏保衡之后,一代大儒、乾隆年间举人、弃官治学的苏子轩回乡执掌着恒麓书院。书院座北朝南,门前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三面绿树成荫,前面有个花园,环境优雅。

塞北初夏,乍暖还寒。三十多个学子正在学堂里聚精会神地听苏子轩先生讲唐代大诗人王之涣的《登鹳雀楼》。

满屋的学子都穿着灰色和黑色的衣服。只有两位例外。一位坐在中间的学子穿着淡灰长褂，紫色马褂。另一位就是满屋唯一的女子，她穿着一件淡红上衣，在满屋单调的黑色、灰色中，显得格外耀眼。

苏子轩走下讲台：“庠生们，再把王之涣先生的《登鹳雀楼》朗读一遍。”

全体学子把手背到身后齐声朗读：“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然后坐下。

苏子轩又返回到讲台上：“庠生们，你们有谁知道这个鹳雀楼在什么地方吗？”

众学子背着手，摇摇头齐声道：“不知道！”

苏子轩环视了一下学堂，用右手扶了扶眼镜，注视着学子的表情：“这个鹳雀楼在咱们山西省蒲州的黄河边上。这个地方正处在黄河中游和下游的过渡地带。黄河从这里奔腾着离开吕梁山脉，义无反顾地流向平原。这里地势平坦，不站得更高，是看不到黄河奔腾东流的气势的。”

苏子轩停了一下，走到讲台下，继续说：“当然了，王之涣先生是以物明志。本诗的意境是，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人要有理想，要立志高远，胸怀宽广。”

苏子轩又站到讲台问：“庠生们，我说的你们听懂了没有。谁还有问题要提？”

那位气宇轩昂、机敏文静，穿着紫色马褂的少年恭敬起立提问：“先生，我有一个问题请教您。”

苏子轩慈祥地点点头：“好，栗毓美，请讲。”

坐在栗毓美左边的同桌浓眉大眼，把下颏放在书桌上，用右手轻轻捅了一下栗毓美。栗毓美若无其事地站着，继续说：“请问先生，晚辈见过的河水平时都是清的，只有在下大雨发洪水的时候，才是黄的。这黄河每天都在发洪水吗？黄河的水是黄的吗？”

苏子轩示意栗毓美坐下，看着他旁边的学子，严肃地说“焦山虎，

好好听讲，不要耍俏皮。”然后看着栗毓美，微笑着点点头：“栗毓美，你说得对。黄河的名字就是因为它的水是黄色而得名的。”

栗毓美站起：“那黄河的水是怎么变黄的呢？”

苏子轩示意栗毓美坐下：“问得好！黄河发源于青海省，在上游时也和你见过的河水一样，是清的。只是到了中游，当流经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时，夹带了大量泥沙，才使水变黄。”

栗毓美点点头：“啊，这就是说，黄河从中游开始每天都在发洪水？”

苏子轩走到了栗毓美旁边，想了想，点点头：“也可以这么说。黄河危害最大的地段是到了河南以后的下游。这里改道、决口频繁，也不知使多少人死于黄泛，多少人无家可归！”

栗毓美自言自语地：“怪不得我们这一带，从河南、山东逃荒来的人多。可是，大禹不是已经治理过那里了吗？”

苏子轩微微摇摇头，笑了笑：“那仅仅是个传说，反映百姓征服黄河的理想。同学们，大家要好好学习，长大后像大禹那样去治理黄河，让黄河水变清，让黄河为人类造福。”

栗毓美站起鞠了个躬：“先生，我记住了。”

同学们起立，齐声喊：“让黄河水变清，让黄河为人类造福。”

学子们“让黄河水变清，让黄河为人类造福”的声音在恒麓书院回荡，在恒山回荡，在黄河上空回荡……

下了课，学子们雀跃着离开学堂。

一个瘦高个子和一个胖子正在扫地。苏子轩看着高个子说：“胡敬业，你和张志远扫完地后记着把门锁好。”

胡敬业点点头：“先生，我记住了。”

苏子轩边往外走边批评焦山虎：“跟着你爹学武术的同时，文化的学习也不能放松。”

焦山虎边跑边顽皮地喊：“老师，听见了。”他一不小心重重地

踩了栗毓美一脚，不好意思地：“朴园，对不起。”

栗毓美皱着眉头，“啊呀”了一声。当听见焦山虎的道歉声时，克制着疼痛，客气地摇摇头：“没关系。”

那位女学子过来扶着栗毓美：“朴园哥哥，疼吗？”

栗毓美颠着走了几步：“没事，彩霞，一会儿就好了。”

焦山虎和吴彩霞过去搀着栗毓美一同回家。

栗毓美摆摆手：“不要紧，我自己能走。”

学子们簇拥着走出了书院大门。

浑源州沙河桥大街两旁商铺林立。最招人的是两边的田记凉粉，吴记黄糕、张记羊杂割、刘记火锅、郝记莲花豆、周记麻叶等店铺。这里各种地方小吃应有尽有。

栗毓美和学子们回家正路过这里。

焦山虎紧走了几步，到了周记凉粉店铺门前，挥挥手：“来，朴园，今天我请大伙儿吃凉粉。”

栗毓美没有停留，摆摆手，笑着继续往家里走。

吴彩霞看了栗毓美一眼，对焦山虎说：“还是回家吧，省得爹娘惦记。是吧朴园哥哥？”

栗毓美招呼着焦山虎：“对，各回各家吧，省得家里人操心。再说，咱们小孩子也不要随意花大人的钱。”

到了石桥南巷口，同学们大都回了家，只剩下栗毓美和吴彩霞，边说边往巷子里边走。

吴彩霞看着栗毓美，羡慕地说：“你的学习啥时候也好。我看苏先生又看上你了。在我家上私塾时，我爹最看好你了。”

栗毓美哈哈一笑：“还不是你爹吴开域先生偏心眼呗！”

栗毓美家是一处五间正房的四合院，距巷子口有五十多步。南

房后头有一排柳树，距大门口不远处有一口井。

栗毓美母亲白岫玉，正站在门口，手牵着年方三岁的弟弟毓彩的手，向巷子口张望着。

白岫玉见朴园和彩霞过来，赶紧亲切地迎上去，拉住彩霞的手，边往院子里走，边亲昵地说：“前几天，你爹托你雨亭大爷为你们家店铺写的对联捎回来了，我又让雁恒商行的牌匾行做成了牌匾。朴园，你和彩霞把牌匾送过去，然后再回来吃早饭。”接着，她拿起一块牌匾交给彩霞和栗毓美。

吴彩霞接过牌匾，深情地点点头：“谢谢大娘，也谢谢远在榆社县的雨亭大爷！”

栗毓美和吴彩霞抬着牌匾往外走：“妈妈，我放下牌匾就回来。”

毓彩抓住牌匾，淘气地说：“妈妈，我也要跟哥哥、姐姐去。”

白岫玉摸摸毓彩的头：“行，去吧。啥好事也少不了我这二后生。哎，彩霞，你们等等，还有点儿事差点儿给忘了。”然后转身跑回上屋。

白岫玉从屋里拿了一包东西出来，塞给吴彩霞：“这是你大爷给你捎回来的你最喜欢吃的榆社县小吃，快拿着。”

吴彩霞接过小包，放在鼻尖闻了闻：“好香耶！”看着毓美，抱住白岫玉。白岫玉弯腰抱住她亲了一口，然后放开。吴彩霞高兴地边走边说：“谢谢大爷，谢谢大娘！”

栗毓美、吴彩霞抬着牌匾，走出家门，往巷子深处走去。毓彩从彩霞手中接过小吃包，拿在手里，蹦蹦跳跳地跟在后面……

处暑过后的一个下午，恒麓书院上空，浓云密布，大雨将至。

苏子轩正在给学子上课。一看天阴了，就走到院子里观察天气。

已经等候在大门外的家长们看到苏子轩，纷纷走了过来围在苏子轩周围。

焦殿元看看天：“苏先生，这个时候正是下大雨的季节，估计半个时辰就要下雨了，今天能不能早点放学？”

苏子轩昂起头看了看天，想了一下：“焦殿元先生上识天文，下识地理，可以吧，就依你。请各位家长带着孩子赶紧回家。”

学子们都走了，只剩下栗毓美一人正在收拾学堂。苏子轩进来看见他，摸摸他的头：“朴园，你父亲远在榆社，爷爷奶奶又上了年纪，妈妈还要照看弟弟，是不是没有人来接你了？”

栗毓美抬起头看着苏子轩，点点头：“先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今天我值日，我得先把学堂收拾干净，一会儿再考虑回家的事。我会照顾自己的，您先忙吧。”说完继续打扫学堂的卫生。

苏子轩深情地看着栗毓美，关切地说：“打扫完卫生到我备课房里来吧，千万不敢一个人冒着雨走。”

栗毓美点点头：“是的，先生。”

栗毓美打扫完卫生到了院子。正好一个闪电划破天空，顷刻，一个闷雷在他头上炸响。他到了苏先生备课房，苏先生不在，他赶紧出了院子，看了看天，在院子里拿了根树枝，自言自语地：“赶紧回家，省得家人操心。”他回到学堂，把书包放到桌子里，又跨出学堂，跑出了书院大门。

黑云欲坠，南风劲吹，突然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至。栗毓美一个人在雨幕中奔跑着。

栗毓美家到恒麓书院有五里路，但他已经在风雨中冲撞了一个多时辰了，不知为啥还到不了家。

天渐渐黑下来了，雨越下越大。栗毓美实在辨不出他所在之处是在什么方位。栗毓美还在风雨中奔跑着，走错了方向。不知不觉又回到恒麓书院门口。他急得要哭：“怎么又回来了。我得赶紧回家，家里大人们肯定着急了。”他在书院门口捡了根粗树枝当拐杖拄着，赶紧往家赶。

雨不停地下，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伸手不见五指。奶奶苑氏和母亲白岫玉正在栗家大门口的门道里急得团团转。白岫玉抱着毓

彩，看着天，呼喊的声音带着哭腔：“老天呀，不要下了，可怜可怜我们吧！”

爷爷栗德本顶了一个高粱秆篋子急匆匆地从家里出来：“你们娘儿俩回来，我们商量一下，这样干等不行！”

苑氏和白岫玉跟着栗德本回到了西上房卧房。

栗德本抬头看了看窗外：“我看这样吧，雨亭他妈，你在家看着毓彩，我和朴园他妈到街上去找孙儿。”

苑氏连连点头：“行，行！你拿主意吧！”然后抱过毓彩：“那你们快去吧！”

栗德本拿起一把雨伞给了白岫玉，自己披了一条毛口袋，白岫玉在前，他在后，跑出了大门。

天黑得像锅底一样，雨还不停地下着。

栗德本和白岫玉沿着沙河桥街交替地喊着：“朴园、朴园！”“朴园、朴园……”虽然找遍了栗毓美回家可能走的路，一个时辰过去了，但一直听不到回音。

子时时分，雨逐渐小了。白岫玉声音已经沙哑，但还不住地喊着：“朴园，朴园……”

在田记凉粉店门口，一个微弱的声音在回应：“妈妈、妈妈。”

白岫玉停住步，急着喊：“他爷爷，您听，这是朴园的声音！”

栗德本和白岫玉交替地喊着：“朴园、朴园……”

一个微弱的声音又在回应：“妈妈，爷爷，我在这儿。”

栗德本激动地说：“对，是朴园的声音！”

栗德本和白岫玉循着声音摸过去。

栗毓美正在扶着墙往起站。

白岫玉不停地呼喊：“朴园、朴园……”

栗毓美喊着：“妈妈、妈妈，我在这儿。”

双方凭声音判断，互相靠近，白岫玉和栗毓美终于抱在了一起。母子失声痛哭起来。



栗德本站在一旁，泪花从眼眶滚落而下……

他们一家三代三个人满身是泥，互相搀扶着回到家已是四更天。

一进门，苑氏就抱住栗毓美失声痛哭。接着苑氏、白岫玉、栗毓美三个人抱在一起大哭。白岫玉只是张着嘴、流着泪，哭不出声音。

栗德本手扶着炕沿，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骨碌骨碌往下掉，腿一软，顺着炕沿跌倒在地。

苑氏、白岫玉、栗毓美祖孙三人只顾抱头痛哭，没有看见栗德本。栗德本倒下后又强打着精神自己站起来。

正在这时，院子的公鸡打鸣：“咕咕——鸣！”“咕咕——鸣！”。这声响打破长夜的寂静。

栗毓美睁大眼睛摸摸身子，拿出一把钥匙：“妈妈，我还拿着学堂的钥匙呢，一会儿，同学们上课进不了学堂，这可咋办？”说着下了炕。

白岫玉想了一下：“一会儿，我把钥匙送到彩霞家，让她带去。”

栗毓美把钥匙交给白岫玉：“好吧，妈妈！让彩霞给我请一天假，再把我的书包捎回来。”

白岫玉抱住栗毓美把他扶上炕，帮他脱去衣服，扶他躺下，盖上被子：“好孩子，妈一会儿就去，你多睡会儿吧！”

栗毓美看着爷爷、奶奶和妈妈，眨了眨眼睛，不好意思地说：“都怨我，把您们折腾了一黑夜，您们也赶紧睡一会儿吧！”他顿了一下：“哎，对了妈妈，让彩霞给苏先生带个话，就说我离开书院时找他，他不在备课房。让先生不要挂念我，我没事。”

白岫玉摸摸他的头，心疼地说：“妈妈记住了，我儿赶紧睡吧！”

这天上午，浑源知州关正行轻车简从，正率衙役们顺着沙河桥大街往城西方向走。

田记凉粉店的田掌柜正站在门口招徕生意，看见这一阵势，悄

悄对旁边的账房先生说：“这个新来的知州关正行，正值青壮年，是乾隆三十年的进士，原在吏部任职，深得乾隆皇帝信任，这可是历任浑源知州中资历最深的。”

账房先生看着关正行，微微点头：“看来这乾隆爷跟前的人就是不一样。真叫气宇轩昂，容光焕发！”

目送关正行走远后，田掌柜边进店门边说：“是啊，他到浑源州后提出治水、兴商、重工、强农的方略，深得山西巡抚朱珪、大同知府贺永的赞赏。看来咱们浑源州大有希望。”

账房先生跟着回去，惊讶地说：“唉！这衙门里的事，您咋知道这么多？”

田掌柜若无其事地嘿嘿一笑，得意地说：“我有个亲戚在州衙当差！”

关正行正在率众考察浑源城西的柳河大堤。随同考察的除去州衙相关人员外，全州有名的富绅悉数到齐。

浑源同知州站在关正行旁边，指着柳河说：“关大人，这条柳河是浑河的支流，发源于恒山山脉，从浑源城西流过。汇入浑河后，经桑干河汇入永定河。”

关正行惊讶地看着同知州，往柳河下游看了看：“啊呀，这柳河和龙脉相通着，原来皇宫里喝的水，还有柳河一份。”

吴记铜器店二掌柜、私塾先生吴开域皱着眉头，向关正行打恭道：“大人，这柳河连着龙脉，系着全州人的性命，可是一条生命之河呀！咱们一定要重视它的整修！”

浑源首富李金山挠挠头：“由于柳河坝年久失修，雨季经常泛滥，一遇上雨天，这城里百姓的心就提到嗓子眼儿上了。柳河河床高，浑源城地势低，如果一决口，”他转身看着浑源城，继续说：“那城里人连个逃生之处都没有！”

关正行看了看柳河，又看了看浑源城：“依我看，柳河最大的特

点是离城近。利用好了就是浑源的护城河，吉祥河。如果利用不好，就是害城河，就是祸水。”

同知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历届知州都有治理柳河的想法，但都由于工程大，耗银多而作罢。”

关正行面对众人，站在高处提高嗓门：“本知州在任内，决心治理柳河。这个想法已经得到山西巡抚朱硅、大同知府贺永两位大人的支持。但由于工程浩大，资金缺口较多，州衙门决定开展募捐。”他向众人打恭后说：“到时，大伙儿可不能不给本知州面子呀！”

众人打恭，纷纷表态：“好事大家办。”“这是咱们自家的事，谁也不能含糊。”

栗毓美家院子是个正房有五间瓦房的旧四合院。正房靠西的一个堂屋和一个卧室由爷爷和奶奶住着。另三间一堂两卧中靠东边那间屋子，由栗毓美和他妈、弟弟住着。爹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和弟弟就住在西面那一间屋子里。

栗毓美放学回家进了院子。爷爷奶奶的屋子正亮着灯。他到窗下一听，爷爷说：“雨亭在榆社县做教谕，朴园和毓彩他们两个还未成人，这样的大事我得和你们商量着办。”

奶奶：“朴园他妈，你看这事该咋办？”

妈妈说：“他爷爷，行善积德，是栗家的祖训，这些大事我听你们的。”

爷爷：“哎，问题是咱们家在沙河桥的丝绸店铺，经营状况不太好，全家老小靠雨亭的那点儿俸银过日子，家里实在拿不出银子。”

栗毓美知道大人们正商量重要事情，就轻手轻脚地往厨房走去。

厨房正点着灯。饭已经做好。

栗毓美揭开锅盖一看，锅里放的是红豆稀饭。桌上摆的是烙莜面饺子。还有凉拌绿豆芽粉条菜、腌蔓菁丝咸菜。

他的肚子已饿得叽里咕噜，试图拿个饺子吃，但看了看爷爷的屋子，又摇了摇头，用手压着肚子，坐在凳子上，从书包里拿出书看书。

不一会儿弟弟从院子进了饭堂，看见栗毓美：“哥哥，这么晚了，咱妈咋还不给吃饭？”

栗毓美抱住弟弟，小声说：“听话，大人正说正经事儿呢。忍一下，等大人们说完事儿咱们一起吃。”

栗毓彩眼睛盯着桌子上的饭，撒娇地：“哥哥，下午我们玩推铁环，”两只小手举起往外扩：“跑了好长好长的路，我饿得实在难受。”

栗毓美站起，摸了摸弟弟的头，从桌子上拿了一个烙莜面饺子放到毓彩手上：“先吃一个压压饥吧。”

毓彩拿过饺子靠紧哥哥站着，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栗毓美看着弟弟吃，自己也流着口水。他装作看书，掩饰着自己。

弟弟一会儿就把一个饺子吃完了。栗毓美怕弟弟还要吃东西，就带着他到了爷爷奶奶屋子的堂屋，抱着他坐在一条长凳上。

爷爷、奶奶的屋子里，大人们正在商议如何响应州衙门的号召，商量着为治理柳河捐款的事。

栗德本心情沉重地：“治理柳河可是浑源州的一件大事，乾隆元年夏天的那场大水，给浑源州、咱们家造成的损失太惨了。”

苑氏叹了口气：“经过了那场洪水，我才知道什么叫水火无情，什么叫惊心动魄，那水啊……”

白岫玉看了看公公，又看了看婆婆，放下正纳着的布鞋底，两只手握在一起：“俺是妇道人家，大道理说不出来，可是知道这治水就是浑源州大家的事，就是咱们家的事。与其水来了逃难，不如平日把水治好。官府银子不够，咱们百姓也得凑一凑，大伙添柴火焰高嘛！”

栗德本叹叹气：“我们栗家世代饱受皇恩，祖辈乐施好善，是浑源州的望族。现在店里生意虽然不好，雨亭又远在千里之外，可明